

—訪香港大學博物館館長劉唯邁博士—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 —— 藝術活動和景教銅十字

· 梁潔芬 ·

問：請問劉博士任職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多久？

劉：已有二十二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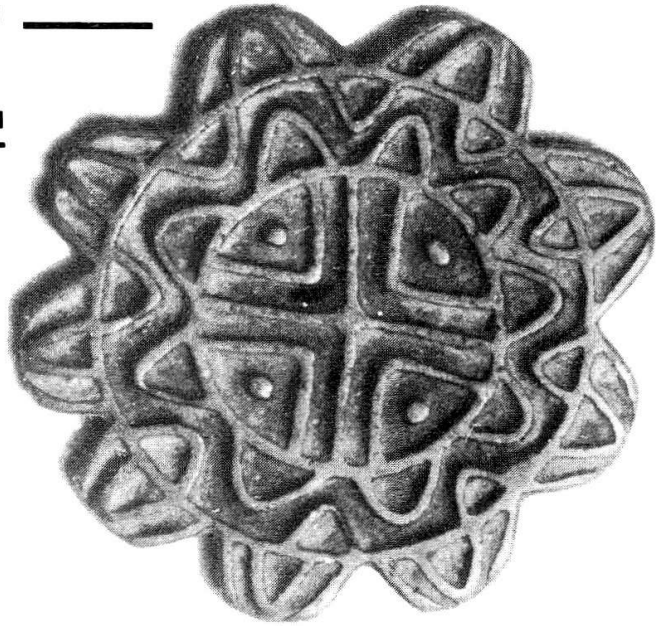
問：自從你掌管這博物館後，這館起了不少變化，可否介紹這幾年來的發展？

劉：馮平山博物館一向隸屬香港大學中文系，由林仰山教授創辦。林氏對中國文物非常有興趣，當時他身兼港大中文系主任及主理博物館之職。林教授退休後，繼任作中文系教授的，不管他對中國文物是否有興趣，都兼任博物館主理人。

一九七八年港大當局將博物館從中文系中提升，成為直屬校方管理的獨立單位。從這時起本館在多方面有更大的進展。

從成立至今的三十年間，本館經費來源除香港大學撥款作維持館中行政開支外，未有發展基金，館中珍藏多賴熱心人士的捐贈，所以發展緩慢。雖然如此，藏品日積月累，幾經艱辛才成為今天的博物館。

近代博物館的趨勢，就是不再使它成為舊東西的儲藏及陳列室，而是成為一個教育機構。人們藉著館中的展藏品去學習過往的歷史和文化。所以近年來



博物館舉行各種文化教育活動，利用展品引起參與人士對該文物所代表的時代、人物及事態產生興趣而加以研究。

在展覽方面本館所舉辦的可分為經常展出及短期展覽兩類。經常性展覽的文物可分三部份：(一)中國陶瓷；(二)中國銅器；(三)雕刻及字畫等。

本館所藏的中國歷代陶瓷器，可算品種齊備。所藏的銅器計有商周時代的禮器、戰國至唐的銅鏡、和近千枚的元代景教銅十字。以上的展品和一些玉石雕刻、明清字畫等，都是經年展出。

臨時展覽方面，大型展覽平均每隔一年舉行一次，普通的展覽每年舉辦三數次。其中有定期每兩年舉行一次的，例如陶藝展，和近作展。近作展目標是把本港畫家近作精品搜集公開展覽，每次的展出作品，可以窺得本港藝壇發展動向；同時亦可作本港藝壇上的里程碑

。陶藝展覽亦是同一目標，也可藉著展出本地陶藝家的作品，從互相觀摩中提高本港陶瓷藝術的興趣及創作水準。

本館亦與中國及海外方面合作，由海外及中國借出藝術品在本館展覽。一九七九年本館舉行的石灣陶展是大陸首次借出大批藏品到香港展出者。繼後，在一九八一年舉行一個更富學術意義的「中國古代窯址瓷片展覽。」這批展品全部從窯址中掘出，這就是說展品的產地固然可以確定，而產品的時代也因出土的先後層次亦得確定。是次展覽是前英國駐華大使 SIR JOHN ADDIS 與中國多次接觸後，由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等機構向北京借出，在英國作海外首次展覽後，次在本館展出。

問：中國的陶瓷珍品在貴館兩次展出後，在本港的陶瓷界相信起了一些積極性的刺激作用，是嗎？

劉：直接的刺激不容易觀察得到，但在「石灣陶展」後，市面的石灣藝術陶的價格便奇妙地上漲了很多，這間接反映出的一件事實：人們對石灣陶瓷的興趣增高了，有較多的人去欣賞和收藏石灣陶瓷了。我相信這也是積極性刺激之一，是嗎？

因「中國古代窯址瓷片展覽」的學術價值很高，甚得收藏家及學者的欣賞。因每件展品的地點及年份非常準確，可協助解決很多陶瓷上懸疑問題。這次展出，在本港陶瓷界產生相當的影響。

問：本人未能親臨參觀「石灣陶展」引以為憾，但有幸能閱讀貴館於一九七九年出版該次展出的文字紀錄——「石灣陶展」。在一篇由廣東省博物館撰寫，名為

「佛山石灣與陽江石灣古窯關係初探」的文章中，發現有一處提及有政治性的字句，是否在石灣的陶瓷製作中，均滲入政治性的影響？

劉：在石灣陶瓷的製作歷史中，有一個時期陶工不准製作佛像和觀音像等，另一個時期他們集中製作民族英雄、農夫、士兵等的造像，以及根據民族英雄故事而創造。亦有一段時期他們可自由塑製傳統上中國歷史人物如李白、杜甫、風塵三俠等造像。這就是說各時期的產品中，有不同的時尚人物出現。這可能是當時在石灣的政治氣氛影響，陶工需依有關當局的指示而製作，此時期製作的花樣單純，多以民族英雄為主，這樣對石灣陶瓷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局限。當政治氣氛不太濃厚時，陶工的製作就回復百花齊放的現象。尤其是文革後，製作的花樣更多，那些往日稱為迷信的造像，如豬八戒、孫悟空等也躍現目前，由於題材較為客觀，陶工能以純藝術的角度去創作，所以出現了較為多姿多彩的藝術製品。

問：請問政治因素在陶瓷製作中起激發作用還是窒息作用？

劉：兩種作用都有。當然，若政治性的色彩太濃厚，固然可以窒息藝術的發展，但一名優秀藝術家，作品中縱或有政治色彩，總不會減低作品的藝術質素，例如一名陶瓷家遵命去塑製一座毛澤東像，若作品精美，藝術價值便高，總而言之，究竟政治是刺激藝術抑或窒息藝術創作，要看個別藝術家而言，不能一概而論。

問：近日貴館有舉行中國大陸近代畫家的畫

展嗎？

劉：有黎雄才畫展以及嶺南派四大師聯合畫展：即黎雄才、關山月、楊善琛、趙少昂四人之畫展。

問：近日有某畫評家評論部份近代中國畫家在港的展品是「互相臨摹或自我臨摹之作，而欠缺老百姓關心的東西，缺乏歷盡滄桑的民族應該深刻思考的問題」，請問在貴館展出的作品中，有沒有這種現象？

劉：本館近兩次展出的都是嶺南派畫家之作，以山水為主，在題材處理上，要看畫家的個人作風而定。本人很少到中國欣賞畫展，所以不知中國畫壇有否上述的趨勢存在。其實，中國畫能表達很多內在的東西，傳統的文人畫上的人物山水，多少表達了作者的人生觀及宇宙觀。若欣賞者加以體會及推廣，可探窺畫家很多的心態。

問：聞說貴館所收藏的景教銅十字的一千枚，是全球同類藏品中最豐富者，可否向我們略為介紹呢？

劉：這批銅十字的來源是：在五十年前，一名在北京當郵局局長的英籍人尼氏 F. A. NIXON，發現了一小批銅十字，從而對它們產生興趣；多年搜購後，共得九百多枚，成為該種銅十字收藏家中手上數目最多的一批。這批藏品來港後，由利希慎堂購得轉贈給本館。

這批銅十字沒有一確定的出土處，出土地點可能不只一處。據說是綏遠省包頭市附近出土，九百多枚的銅十字中有大部份可能屬於景教，小部份可能不屬於任何宗教。我們可以說這批藏品的來源不大清楚，在其他問題上有待考據

之處頗多。

景教在華流行期是唐朝和元朝。據考證，這批銅十字是元代遺物，銅十字本身的確與景教有點關係。但這批銅十字引起一連串有待解答的問題：這批藏品既然是元代銅十字，那麼有沒有唐代的銅十字呢？銅十字的用途是什麼？均有待研究，因為每顆銅十字的背後有一鈕孔，似乎作穿附在其他物件上之用。究竟附在何物之上？亦有待考證。從紋飾上看去，在九百多枚的銅十字上並非全部與景教有關，例如其中有琵琶形狀者，這也許與景教無關。至於發現的地點在華北河套一帶，而景教經中亞細亞沿「絲綢之路」東來，途中各地未見有發現此等銅十字之報告。這是考古及歷史研究的好資料，但今天仍是一個謎。

問：是否已有學者開始向這個考古學及歷史的謎去展開研究，尋找答案呢？

劉：本人接觸國內有關人士時，曾提及銅十字的問題，他們多答說未見過。有人說上海博物館中有點收藏，但本人與之緣慳一面。又聞有一批為數六百枚的銅十字在美國新澤西州，為白朗先生 (BROWN) 所藏，但本人亦未能一飽眼福。除此，未聞任何地方有過此類藏品，亦未聞外地有任何有關研究工作。

該批銅十字中，有很多枚可以證實曾深受景教影響，因景教教義主張「二元論」，而銅十字有很多對稱的及「成雙」的紋飾圖案，例如雙頭鳥，二鳥刻在一起等。這批銅十字的詳細資料從未發表，本館已製備圖片，預備從事研究工作，希望從中東十三、十四世紀的美術作品的紋飾中，可找到一些答案。